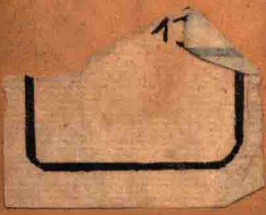


宋元學案

上海文瑞樓印行



衡麓學業表

胡寅

子大原 別見五峯學業

文定長子
龜山荆門門人

從子
大正

二程朱氏新

毛以謨

天再傳
安定泰山濂溪三傳

劉荀

胡寧

別見武夷學業

胡宏

別為五峯學業

梁觀國

並衡麓學侶

江琦

胡襄

韓璜

並見武夷學業

劉衡

別見百源學業

張祁

子
孝祥

並衡麓講友

趙鼎 別為趙張諸儒學案

衡麓同調

高登

林宗臣

陳淳 別為北溪學案

陳元中

並梁氏講友

宋元學案卷四十一

餘姚黃宗義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衡麓學案

祖望謹案武夷諸子致堂五峯最著而其學又分為二五峯不滿其兄之學故致堂之傳不廣然當洛學陷入異端之日致堂獨皦然不染亦已賢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述衡

麓學案

梓材案衡麓學案黎洲本附武夷卷中謝山初別為致堂學案後定序錄又易其稱又案衡麓為武夷諸子稱以門人則不類故標之曰家學五峯放此

武夷家學 二程再傳

文忠胡致堂先生寅

胡寅字明仲崇安人文定之弟子也

雲濠案陳直齋云明文定長子也本其兄子

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文定夫

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先生盡刻為人形文定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悉成誦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薦授祕書省校書郎時龜山為祭酒稟學焉遷司門員外郎張邦昌僭位棄官歸建炎三年擢起居郎言高宗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不宜遽踐大位遂奉祠紹興二年起知永州四年復召

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先生疏言女真警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吾國之大讐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苟延歲月九年于茲其效何如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既張忠獻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為兵家機權竟反前言因乞郡就養出知邵嚴永三州徽宗計至故事以日易月先生上疏言禮讐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墨衰臨戎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父喪除起徽猷閣直學士秦檜當國乞致仕歸衡州檜既忌先生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安置新州檜死復官二十七年卒年五十九諡文忠先生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文定素與秦檜善及檜擅國先生絕之故為所惡在謫所隨行無文字先生以所記憶者著讀史管見平生所著有論語詳說及詩文斐然集學者稱致堂先生

崇正辯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此墨之弊也

墨氏之弊固如此矣釋氏之弊豈不甚于此乎棄父母出家而不顧見螻蟻蚊蚋則哀矜之謂之別親疏可乎不別親疏故不辨賢否今有聖賢之人坐致太平而不喜佛則釋子必不譽也小人亡國敗家建寺宇崇塔廟厚給其田廣度其眾則釋氏必以為宿植家根親受佛

記者也試用此觀之其情見矣

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婦如來塔命終生意樂天又云修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與諸天女且欲自娛菩薩行經云有一貧人賣薪為業向澤中採薪見一塔寺狐狼飛鳥草木荆棘不淨滿中貧人愴然誅伐掃除作禮而去命終生光音天盡其天壽又復一日返作轉輪王

佛設如此等教其發心也不知欲誘人為善乎抑將自保其塔乎如誘人為善莫先于正其心如此等教反以利樂害其心也人各有所欲而未必皆同多為利路以張之必有一中中則其說可入此佛之術也言生意樂天則凡心意有所好樂而不得者必為之埽塔矣言生白身天則凡醜黑為女子所惡欲淫色而不得者必為之埽塔矣言生光音天作轉輪王則凡瘡啞聾瞖貧窮下賤者必為之埽塔矣其設教之心如此果可謂之正道乎今欲詰之則必曰此皆無礙方便也人之根器萬端不如是不能攝之入善嗚呼使人隨意所欲而得之好色則得女好貴則得王天下大亂之道也曾謂如是而為善乎

顏之推曰信謗之徵有如影響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釋典為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即使怨尤為惡而儻值福徵乃為欺詭則亦

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信而立身乎

夏至之日一陰初生而其時則至陽用事也陰雖微其極必有折膠墮指之寒冬至之日一陽初生而其時則至陰用事也陽雖微其極必有鑠石流金之暑在人積善積惡所感亦如此而已顏回伯夷之生也得氣之清而不厚故賢而不免乎夫貧盜跖莊蹻之生也得氣之戾而不薄故惡而猶得其年壽此皆氣之偏也若四凶當舜之時則有流放竄殛之刑元凱當堯之世則有奮庸亮采之美此則氣之正也何必曲為先業後世因果之說乎若行善有禍而怨行惡值福而恣此乃市井淺陋之人計功效于旦暮間者何乃樸子君子之前乎盜跖膾人肝雖得飽其身而人惡之至今顏子食不充口而德名流于千世若顏子之心窮亦樂通亦樂寧瓢陋巷何足以移之鐘鼎廟堂何足以淫之威刑死生何足以動之而鄙夫之見乃以貧賤大折為顏子宿報嗚呼陋哉之推又云若不信報應之說則無以立身然則自孟子而上列聖羣賢舉無以立身而後世纍纍蠢蠢千百其羣者為立身之人與

釋圓光少耽墳典詣理窮神及聞釋宗反同腐芥由是出家

人之稟氣不同或昏或明或拙或巧或靜或躁或剛或柔千條萬端非一言可盡也膾炙人所共嗜而有好食瘡痂者晝夜人所共由而有俾晝作夜者方王澤將息佛教未來凡趨靜厭事之流亦為山林之行往而不返如接輿荷蕢長沮桀溺乃其所見偏蔽舍此取彼自以

為是而不可以入堯舜文王之道聖人不取也又況佛法入中國有以惑人之耳目而移人之心意宜夫一曲之士棄經典而耽釋宗如圓光者不可勝數可悲也已可悲也已或問乎有道君子曰儒學者晚多溺佛何也對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長矣而智力困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安也一聞超勝侈大之說是以悅而從之譬之行人方履坦途其進無難也山忽高乎其前水忽深乎其下而進為難也于是為有捷徑則欣然由之矣其勢使然也夫託乎逆旅者不得家居之安耳未有既安于家而又樂舍于旅也至哉斯言乎至哉斯言乎後周武帝季年毀破前代一切佛塔鎔割聖容焚燒經典寺廟盡賜王公為第宅三坊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蓋蒼生之不幸非吾宗之不幸也

偉哉周武之此舉也禍福報應之說所不能惑茫昧無稽之言所不能誑卓然自信罷斥不疑使後世稍賢能承美志世傳弗失以待聖王則邪說與異端消滅已久蒼生之幸豈有量哉若周武者可謂明矣若周武者可謂勇矣後世英主者出能視倣而爭美之又何愧于大禹放蛇龍戮防風周公驅虎豹兼夷狄孔子成春秋討亂臣賊子孟子闢楊墨愈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豈特于周武有光而已也

德志值周武毀滅救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怒其貞諒哀而放歸

孔子曰守死善道于道之至善以守死而不變不亦智乎于道之不善以守死而不變不幾

乎天下之至愚乎何謂道之至善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義而婦順是也此儒教也何謂道之不善離天性之自然而外立其德自以為道者是也此佛教也佛者未嘗慕儒之善而學之而儒者乃甘心于佛之不善而依歸之是愚也若德志違令執迷所宜誅責用表至正周武乃以其守死而哀之殆為所嚇矣此亦啟發後世明君之一事也

天竺沙門智克武德九年達京住興善寺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諭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渙然冰釋帝曰諸非有樂物我皆宗眷言真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尚翻傳遂下詔命顧德一十九人于興善創問傳譯又敕左僕射房元齡參助勘定

佛之道以空為至以有為幻此學道者所當辨也今日月運乎天山川著乎地人物散殊于天地之中雖萬佛並生亦不能消除磨滅而使無也日晝而月夜山止而川流人生而物育自有天地以來至今而不可易未嘗不樂也此物雖壞而彼物自成我身雖死而人身猶在未嘗皆空也唐祖何循習不思之甚乎儻信以為然又復東征西伐經綸王業何其求不樂而為不空哉如不能行之于身而徒言之于口則是妄而已矣房元齡唐之賢相輔致昇平然所學蹇淺守正不固乃奉承僻命參勘邪說使政治駁雜其君不及于堯舜其俗未興于禮樂元齡不自知也後世觀之責備于賢者豈非沒身之遺恨與

景龍二年有御史大夫馮思恭卒見二子持簿引馮庭對官聽案覆罪愆官更傍有舊識

者張思義手招馮曰吾為假貨僧物于今未脫汝所坐者不合于天后宮中亂越可發願造涅槃經鑄鐘以資餘祐卻放還馮既甦三日寫經鑄鐘更享壽四十八年

凡如此類皆僧人所撰記如佛頂心經所載耳人貸僧物久幽而未脫則僧取人物不可勝數當入于無閒永無出期也于天后宮中亂越罪之不可赦者造經鑄鐘而得免則是經鐘乃為人庇覆濫淫之具耳治世常法負債而不償必償而後已豈問僧與不僧哉設有犯奸抵罪入于縲紲使之造經鑄鐘而可以逭刑者吾未之見也地獄固必無設其有之人神一理必公正不阿而後法行今造經鑄鐘而免其奸罪錫之永年不公不正甚矣使人自此淫濫而無害豈非邪說害政之甚者與

唐元宗研思注金剛般若經至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處執筆狐疑詔沙門道氤問其是非氤曰佛力不可測陛下曩于般若會中聞熏不一更沈沈想自發現行帝豁然若憶疇昔下筆不休

聖學以心為本佛氏亦然而不同也聖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窮理而精義則心之體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為法起滅天地而夢幻人世學拳植拂瞬目揚眉以為作用于理不窮于義不精幾于具體而實則無用乃心之害也如道氤之告明皇者正是使心之術耳明皇方疑而未決一聞其言致思入念如道家存想隨所欲而萌焉龍華之會靈

山之集妙喜之國兜率之天種種現身皆可自誑雖高才顯貴攻苦學道之士于此猶不脫又况明皇志滿氣驕樂佚游樂宴樂其心昏然者哉

沙門仁贊曰孔子自衛反魯贊易刪詩六經由是而列百王于焉取法梁武明皇播翰于至誥之場冥心于真常之境非天下英傑可以與于此乎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蕭衍破國殞身明皇致寇失位萬世人君之醜也仁贊徒以其親御翰墨箋注佛經遂稱為英傑之人與孔子等其譎諛後世之人主以自立其黨而忘是非之心乃如此乎餓死于臺城不可謂至誥之場也播遷于蜀道不可謂真常之境也以二君為英傑則自古破國殞身致寇失位之君為不少亦皆天下之英傑矣

釋法雲與僧閔年臘齋譽雲公篤學勞于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閔謂曰佛有至理思愛重賊不可寬放惟有智者以方便方善能治制何必縱情于細近耶

法雲之所為乃人之本心自古至今欲掃除泯滅而不可得者蓋天命之性其理自然非智力技巧所能造作也不過聖賢因其良心之未亡歸諸正道而陷身佛教又與僧閔為徒乃法雲之不幸耳孟子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彝德僧閔者戕毀物則之人也毀則為賊反則為亂又可責以仁義之道耶

釋曇延著涅槃義疏疏畢恐不合聖理乃于塔前以火驗之其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

理之所在先聖後聖其心一也曩延造經疏若于理周盡何以前言若有未盡更須進學如飲水食飯其冷暖饑飽之意他人豈能知之乃驗之于火以卜中否可笑甚矣復云經軸放光則又妄之極也火無不化之物今以大乘經典投之火中應手煨燼曩延獨以何道使疏不可焚無乃幻術耶自達摩而後凡參禪悟徹者必求人印證夫得道不得道在我而已人何預焉我誠自信孰得移疑之我誠勿悟孰能分與之必待人言為是而後以為是是信否在人而不在已與對塔焚疏者何以異乎

靈潤十三出家二親既終兄弟哀訴曾無動容但為修冥福而已

靈潤割父母天性之愛棄兄弟哀訴之言自以世網超脫慧忍能斷然良心終不可忘也何以驗之靈潤雖無動容而為修冥福則其心于父母有絲毫不能忍之意當其回向之時必曰資薦父母終不曰資薦道路他人也即此絲毫不忍者乃是人之本心佛教以為幻妄埽而去之儒教以為惻隱保而存之其係如此或者謂儒佛同歸是冰炭可以共器乎

釋惠嵩高昌國人少出家兄為博士嘗勉嵩令罷道嵩曰腐儒小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元魏末至京本國請還嵩曰以我之博達非邊鄙之所資固執不往高昌乃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云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何足怪哉

佛之教欲以大悲願力盡度眾生故阿難贊之曰若一眾生未成佛終不于此取泥洹惠嵩

學佛者也未能度人先殞其族此何道耶彼之教曰三界無常何為愛戀中華而輕賤邊鄙又曰諸有非樂何為自恃博達而詆誚儒風遂使三族之人無罪夷滅愚很慘酷蛇虺豺狼之不如也

釋惠斌博覽經史十九為州助教懷慕出世年二十三翦髮其父于汶水之陰九達之會建義井一區仍樹碑銘云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既弄璋我顧我復一朝棄予山川滿目雲旂重闕風迴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殷憂莫訴見子無期盤井通遺託事興辭百年幾日對此申悲

惠斌博覽經史年既踰冠父母依望以成家者也棄親而去無復人心理之所不容矣觀井碑之語哀怨感切讀之令人怵惕而惻然想當日之意為何如也其所以建碑于九達之會者必其力不能制其子庶幾往來之人宮師之間或見或聞動心興念能反之耳則不知是時為民上者以為是乎以為非乎亦有欲存天理明人倫行反道敗德之誅者乎後人目覩此事者亦將崇邪毀正姑置之不問而已乎夫天性至恩不可解于心猶水之溼猶火之燥孰能逃之而佛之教乃一切掃除謂之至道嗚呼異哉嗚呼異哉

釋惠豫誦涅槃法華等經嘗寢見人來叩戶問其故答曰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否答曰可至明年而卒

佛教中有術使人豫知死期僧人得之往往以為神異或曰吾某日當去或曰明年某月吾去矣此精于卜相者亦或能之何足貴哉人死猶其生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若可留一年則十年百年皆可引伸而常存此理之所必無也近世儒者如師魯尹公子厚張公康節邵公皆聞于死生之際辭氣不亂安靜而逝君子猶以為未及曾子易簣之正也蓋聖人以生死為分內事無可懼者故未嘗以為言佛氏本于怖死是以藏經五千四十餘卷傳燈一千七百餘人皆皇皇以死為一大事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順受其正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聞有輪迴之說豈非簡易明白之道何至惴恐經營若彼其切哉自佛教入中國說天堂可慕地獄可怖輪迴可脫于是人皆以死為一大事而舍身取義殺身成仁之道晦矣夫既不以死為常事必至于貪生失理懼死怛化而不順受其正也自兩漢而上戰國春秋之時聖人所謂道喪之世也當其時義心激切視死如歸者班班可考其心初無慕怖安于義而已後世學佛者自以為其道可以了達死生而其行事視三代之風尚未能及況聖賢之際乎

澄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辭虎虎出宮慰諭澄謂虎曰出生入死惟道之常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念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

澄所以告其弟子與告石虎者何得反覆不侔耶既曰及其未亂當先從化則是死生在我去住自如也又曰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則是天命有限欲止不可也則未知澄以數盡不得已而死乎抑數未盡自經而絕乎智者必能辨之矣且當其將死之日石氏危亂已著澄果有愛人忠虎之計史必傳之以為美談今觀其謂虎之言曰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而已是有道君子闢之曰佛氏之教名為廣愛衆生終必歸于自利之塗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哉

釋寶崖于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並燒二手于是積柴于樓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自以臂挾炬麻燒油濃赫然火合于熾盛之中禮拜比第二拜身面焦折復一拜身蹈于炭上

佛教以心為法不問理之當有當無也心以為有則有心以為無則無理與心二謂理為障謂心為空此其所以差也聖人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以一貫之莫能障者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各得其所物自付物我無與焉故曰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飛走動植並育而不相害仁義禮智並行而不相背夫又何必以心為空起滅天地偽立其德以擾亂天下哉今夫人目視耳聽手執而足行若非心能為之主則視不明聽不聰執不固行不正無一而當矣目瞽耳聾心能視聽乎手廢足蹇心能執行乎一身之

中有本有末有體有用相無以相須相有以相成未有焦灼其肌膚而心不知者也學佛者言空而事忍蓋自其離親毀形之時已喪其本心矣積習空忍之久于剗剔焚煉而不以為痛蓋所以養心者素非其道也凡人之生無不自愛其身彼學佛者于蚊蚋之微草芥之細猶不忍害廣悲願也自愛乃能愛人愛人乃能愛物故養心保身者濟人利物之本也今乃殘之如此將何為哉非有喪心之疾而然乎

釋道安天和四年三月敕召有德衆生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量校三教之優劣欲事廢立安乃著本二教論有客問曰優柔宏濶于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于物必通曰道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厭身無常之說哉主人曰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釋教為內儒教為外教惟有二事有三客與主人問答之言皆出道安之手道安所見褻淺若是哉儒之為名學者之通號耳非為稱名為儒即是賢也故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不知道安所謂優柔宏濶于物必濟之儒何所本乎稽之書傳無是言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蓋言存神過化闔闢如古變而常存之道如此何嘗有厭身之嘆哉道安所以知孔子末矣釋教為內而釋徒自處則曰方外之人儒教為外而鄙薄儒者則曰方內之士吾末知道安所以區別內外之限者何如也今以地言之天子所居曰京師千里曰王畿推而廣之至于要荒則京

師為內而要荒為外矣人之所居曰奧阼然後有室有庭有門有垣則奧阼為內而垣為外矣名者實之實也有此實然後有此名無其實則名何從生不知道安所謂內外者何以限之吾恨不得聞其實說也

釋惠立見尚醫奉御呂才造釋因明圖注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云奉御于俗少聞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鼯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崑邱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才由茲而寢

射如李廣然後可以服匈奴御如王良然後可以乘車駕蓋事各有理物各有能不知物之能則不足以役物不知事之理則不足以揆事如呂才亦有意乎不信異端小道賞者論以排之矣惠立所言鄙淺才不應遽為之改然其詳則未之考也大抵儒者之遇異端其未達則推理以窮之其既達則明理而正之必能折其萌芽而摧其枝葉然後言不徒發而于道有補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以無父無君之言折之其禍遂息佛氏之言盈天下程子以天理及自利之言折之而其禍未息者前乎此者有以解經自名而得君其學雜乎佛也後乎此者有以文辯豪世而得時其學雜乎佛也人之所趨者勢利所悅者華采于是聖人之道欲明而復暗然賴先聖之說尚存而不泯也學者可以溯流窮源一洗其害而先韓歐之駕以追踪于孟子正人心闢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為聖人之徒不亦善乎